

文淵閣

影印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三三一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六臣注文選(二)

文選顏鮑謝詩評
玉臺新咏
玉臺新咏考異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李善呂延濟劉良註
唐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元方回撰……………五七三
陳徐陵編……………六三一
清紀容舒撰……………七二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三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_臣汪彥博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吳紹昱

謄錄監生_臣邱卿雲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表上

善曰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教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

天下改為表總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勅諭政事曰奏四曰

駁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無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

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七

亦得
上疏

薦禰衡表

孔文舉

善曰范曄後漢書云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事學舉高第拜御史

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掾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弃市 翰同善注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人

善曰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

下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人孔安國曰俾使又

治銑曰洪大也堯遭大水橫流天下思使治者而衆

官舉禹治旁求四方以招賢俊善曰尚書曰旁求天下
之而定
向曰招引也言於四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
方招引賢能俊異之人

載羣士響臻

善曰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漢書注曰統緒也班固漢書紀述曰世宗景思弘祖

業尚書云帝曰時洛若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時洛若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

卿子曰下之和上響之應聲也濟曰統理弘大時誰浴嗟熙願臻至也言武帝繼理大業亦浴嗟求賢廣

召能事者故其眾也陛下敵作處聖纂承基緒善曰陛下士響應而至者也

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遭遇厄運良曰處亦聖也緒業也言以聖德承繼大業

勞謙日昃善曰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遑暇食

降神異人並出善曰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作問出善曰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亮英才卓犖力角切善曰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有之西都實曰卓犖絕異也向曰處士

不從官者也淑善亮明英美也初涉藝文升堂觀與善言善質正美明才高絕於人

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濟曰涉歷也藝文謂道藝文章也與深也升

堂觀與言初學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則見道藝之深

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善曰淮南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含于道也良曰稟

性淳和與天道合思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謀深遠有若神明也

不足怪善曰漢書曰桑弘羊雄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少孺為郎上行幸河

東甯亡書三箇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上其事後復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能推為尚書令

雖聰俊比之於衡彼不足性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善曰國語楚藍尹壘謂于西曰夫國

後漢書曰張儉清操中正疾惡若讎銑曰果敢斷決也霜雪言潔白而肅物也言執性決斷懷其潔白見善可慕者驚之若不及聞為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惡不忠者憎之如仇讎也

東甯亡書三箇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上其事後復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能推為尚書令

雖聰俊比之於衡彼不足性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善曰國語楚藍尹壘謂于西曰夫國

後漢書曰張儉清操中正疾惡若讎銑曰果敢斷決也霜雪言潔白而肅物也言執性決斷懷其潔白見善可慕者驚之若不及聞為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惡不忠者憎之如仇讎也

過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大夫寡人何如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

日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悅文子曰微世賤物士之抗行也廣雅曰抗舉也

論語子曰直哉史魚廣雅曰厲高也向曰殆幾也言此二人之直幾

一使衡立朝必有可觀善曰論語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必有可觀

觀者焉漢書成帝詔曰舉博士位卓然可觀飛辯騁辭良曰言立衡於朝忠正廉能有可觀

溢氣空滿解疑釋結臨敵有餘善曰空滿貌也七略平安翰曰空座也涌起解判結屈也言辯論之辭溢

滿之氣如坐氣也至於判疑解屈臨於所敵必綽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善曰漢書賈誼曰何不試

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頭而制其命誼文曰說責也自責必係單于也漢書曰況自說減賊銑曰屬國典

夷狄官詭奇也賈誼屬國之官請設終軍欲以長纓牽奇計以係單于之頭單于句奴號

奇計以係單于之頭單于句奴號

奇計以係單于之頭單于句奴號

奇計以係單于之頭單于句奴號

奇計以係單于之頭單于句奴號

奇計以係單于之頭單于句奴號

致勁越 善曰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將軍使南越

必屬南越王而致之問下說文曰組 弱冠慷慨前代 臣五

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

比 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賈誼終軍皆年

十八故曰弱冠與略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高

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判

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禹等典記室也 濟曰

慷慨壯節也美之謂美賈誼終軍之壯氣也路粹嚴象

漢末時人皆以高才推拜尚書郎言衡之才可與此數

子為比 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 善曰李陵詩曰策名

用者也 衡雲漢以喻省閣也龍躍振翼喻任用得施其才也 良曰天

揚 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

善曰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也尸子曰

虹蜺為析翳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尚書曰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翰曰揚聲垂光言光儀 鈞天廣

高也昭明增益也四門四方之門也穆穆美也 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

不可多得 善曰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

聲動心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尚書曰所寶

惟賢則通人安 鈞曰鈞天廣樂天帝樂也奇麗之觀

謂有奇麗異聲可觀也帝室皇居謂天子省閣也畜養

也非常之寶謂賢人也言衡才有異觀可謂國寶不可

多得言 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 善作 者之所貪 善曰

少得也 楚辭

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淮南子曰足

蹀陽阿之舞 向曰激楚陽阿皆曲名言舞此曲妙為

容態者主技樂之 飛兔騷 鳥 曩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

人所以貪愛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兔腰囊古之俊馬也又曰古者

也 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 濟

曰王良伯樂皆古善御 臣等區區敢不以聞 善曰李陵書

者急謂急於所求 良曰區區猶勤勤也 陛下篤慎取士必須効試乞令衡

以褐衣召見 善曰漢書劉敬曰臣衣褐衣謁見 良曰

士則必効試願令衡以短衣引 必善無 無可觀采臣等

見而問之材行庶可觀采也 必善無 無可觀采臣等

受面欺之罪 善曰漢書曰上以張湯懷詐面欺 翰

日欺誑也面欺謂對面誑天子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七

出師表

諸葛孔明 善曰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

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

葛孔明乃臥龍也將軍宜欲見之乎先主遂

詣見之及即帝位拜為丞相後主建興五年

亮率軍北駐漢中臨

發上疏 銑同善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

罷弊 五臣作 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善曰孟子曰君子

為功畢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臣立功

之日志士馳馬之秋 向曰先帝謂備也創制也崩殂

死三分吳魏蜀益州蜀也言蜀小兵弱敵大國故

云疲敝危傾急迫也言傾迫存亡在今時者也 然侍

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五臣身於外者蓋追先

帝之過欲報之於陛下也善曰過謂以恩相授也史記

懈惰也內宮中也志士節士也亡身謂以身許國於誠

邊疆也言此人等皆追先帝願過欲申報於陛下

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

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善曰漢書谷永上書曰

王法納乎聖聽莊子盜

跖曰此父母之遺德方言曰菲薄也郭璞曰微薄也

良曰恢大也菲薄輕脫也誠須開耳目察善道以光先

帝之德廣大志士之氣不宜妄為

輕脫引喻非義以拒忠言之路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

涉罰臧否不宜異同善曰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

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翰曰

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三十七

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

府也陟升也臧否善惡也

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

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善作不宜

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翰曰姦犯謂姦偽犯科條也侍中

侍郎郭攸之費禕於董允等善曰楚國先賢傳曰郭攸

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

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侍中

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禕俱為侍中又曰董允字休昭

後主襲位遺費門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

以遺陛下向曰良善也實不虛浮也純美道與愚以為

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

漏有所廣益也五臣無也字濟曰咨謀裨益也漏猶

補缺也將軍向寵善曰蜀志曰向寵襄陽人也建興元

行淑均曉暢軍事善曰廣雅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

能是以眾議舉寵五臣有為督愚以五臣無為營中之

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良日向寵

善均平曉明暢達督率也言寵性善平曉達軍事先帝

當經試用眾臣舉以為率與謀營中之事必能使士卒

和衷強弱得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

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覆善作也先帝在時每與臣

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善同翰注翰曰

帝用閣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

善曰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亮出駐

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又曰蔣琬還參軍統留府事

亮所進用出師後恐帝不能用故屬之貞正亮明也

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

衣躬耕於南陽善曰說苑唐且謂秦王曰王聞布衣之

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善曰論語子張

孔子曰在邦必達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

之中諸臣以當世之事善曰猥猶曲也言已曲蒙先帝自枉屈而來也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縣荆州圖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河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劉敬七略詩曰結構野草起室廬向曰卑鄙賤稱猥衆也言先帝自同衆人枉屈其身三度顧盼我於廬舍之中也當代事謂陳匡復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也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濟曰感三顧之重內激於心遂許與先帝經營匡復之事值逢傾覆者曹公敗先主也亮時使吳請周瑜等救之敗曹公奉命危難之間也

先帝善曰趙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七

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善曰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受命以來夙夜憂也

良曰寄委託也大事謂社稷也

受命以來夙夜憂

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度五臣作渡瀘深入

不毛善曰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衆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史記鄭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政事君王何休曰境瑯不生五穀曰不毛句求俱切町庭冷切

職損先帝聰明也瀘水名中有瘴氣不毛謂不生草

也今南方已定兵甲五臣作已足當帥將善作三軍北

定中原善曰小雅曰契勸也 銑曰諸侯三軍也中原謂魏也 庶竭駑鈍攘除姦

凶善曰廣雅曰駑駘也謂馬遲鈍者也毛萇詩傳曰攘除也 良曰竭盡也駑馬亮自比也攘却也姦凶謂曹丕

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良曰備中山王後故云興復漢室也舊都謂雍洛二州兩漢所都相則謀存社稷則開拓境土而亮至於斟酌規

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

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

章其慢五帝作彰 善本作責攸之禕允等皆以彰其慢 善曰蜀志載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七

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有關向曰言事得宜及盡忠節則郭攸之費禕並允堪此任也託委也

效功也委我興功如無功則惟我之罪以告先帝陛下

亦宜自謀五臣作課以咨諏足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

詔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毛詩曰載馳驅周爰咨諏毛萇曰訪問於善為咨事為諏論語曰子所雅

言當謀咨政事視納正言深追先帝之意也

臣不勝

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良曰言不勝

求自試表善曰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難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曹子建

翰曰試用也植以抱器無所施上疏求自試以為君用也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

善曰論語子曰出則

言公卿入則事父兄親曰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

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

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

如是者父君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

善曰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

德而受爵者成功之君也善曰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

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善曰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

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善曰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

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善曰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

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善曰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

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善曰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

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善曰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

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善曰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

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善曰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

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善曰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

號就仲號叔王季之親俱封於就而不辭者以有厚德於周也周公旦封於魯召公奭封於燕而不辭讓者亦以有平股

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

善曰三三謂文武帝也孝經鉤命決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舉也史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孝經曰德教加于百姓

升平太平也潛隱也古而位竊五臣作東藩爵在上列

善曰論語子曰賦文仲其竊位者與漢書中山靖王曰位雖卑也得為東藩

向曰竊偷也謂無德偷居其位植封鄆城王身被輕煖口厭百味

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在國東藩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煖崔駰七依曰雍人調膳展選百味

向曰輕煖謂衣服鮮厚也百味謂調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

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向曰華靡絲竹謂伎樂也言得如此者祿厚故也

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

善曰爾雅曰濟益也濟曰言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其之譏是以上

慙玄冕俯魄從愧朱紱善曰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紱綴蒼頡篇曰紱綬也

善曰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紱綴蒼頡篇曰紱綬也

善曰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紱綴蒼頡篇曰紱綬也

善曰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紱綴蒼頡篇曰紱綬也

善曰尚書大傳曰周公一統天下和合四海然一統謂其統緒也良曰方今魏朝也統理晏安也言天下一理九州之地也

皆晏然也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五臣作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

致太和也善曰廣雅曰稅舍也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垂統無山東之憂法言曰武問太和曰其在

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太和翰曰敵國未平故武士不得脫甲胄謀臣不暇安枕席混大也大和則大同也

故啟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善曰尚書

序曰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史記曰啟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服也尚書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

王將然殷命孔安國曰三監管蔡商也淮夷徐奄之屬史記曰成王東伐淮夷徐奄也銑曰啟夏王名也有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三十七

夏之諸侯不供職貢而啟伐之昭明也成王時淮夷徐奄之君皆叛周公誅滅之著明也言二王皆伐叛誅

亂而功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

之隆善曰假周之令德以喻魏之先主也臣瓚漢書注曰統總覽也毛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春秋

歷序曰成康之隆禮泉涌向曰言武帝文帝成功也言明帝必能平吳蜀成祖父之業故云繼成王康王之

也簡良五臣作賢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

牙者可謂當矣善曰爾雅曰簡擇也毛詩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又曰江漢之游王命邵虎又

曰析父子王之爪牙濟曰方叔邵虎皆宣王賢然而臣言明帝授任鎮蕃服爪牙之臣皆如方叔之賢

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鈞餌者恐鈞射之術或

未盡也善曰高鳥淵魚喻吳蜀二王良曰高鳥喻蜀也淵魚喻吳也繳繒射也鈞釣也射釣未息謂

我有異術能擒之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

以賊遺於君父也五臣無也字善同翰注翰曰耿弇先武臣也俟待也弇為張步所攻

上聞自款之未至陳俊謂弇曰虜盛可閉營休士以待

上來弇曰乘與至臣子當以牛酒待百官反欲以賊虜

還君父耶遂出擊之及故車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

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

君也善同銑注銑曰齊成王出獵忽然車之左轂鳴車右請死王曰工人之罪也曰臣見轂鳴不見工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三十七

人遂伏劍而死雍門僞齊烈士也越伐齊寇至齊境雍

門僞請死王曰金鼓未接而死何也對曰昔車右為先

君御車戰鳴而右自裁今越兵寇境甚於殺鳴也安得

不死乎遂伏劍而死越軍聞齊有烈士遂退刎割也慢

主謂殺鳴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

身靜亂以功報主也善曰尸子曰禹與利除害為萬民種也向曰寵謂厚其爵祿也殺

命以靜暴亂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

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五臣作纓其王羈致

北闕善曰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又曰南

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

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

曰組縶小者為冠纓也爾雅曰占隱也郭璞曰隱度之

濟曰屬國夷狄官名纓繞也單于匈奴號越南越也

古稱之使至此二臣五臣有豈好為夸主而耀五臣

世俗哉志善無或鬱結欲逞其字才力輸能於明君

也良曰謂賈誼終軍也夸大也此豈好大言於昔漢武

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善曰漢書

曰霍去病漢將也五臣無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

臣之志也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憂今臣居外非不厚

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五臣無以二方未尅為

念善曰戰國策曰秦王告蒙驩曰寡人一城圍食不甘

味臥不便席也銑曰寢臥遑暇也二方吳蜀未尅

欽定四庫全書文苑

言未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者即世者有聞矣善曰左

朝曰太子壽早天即世向曰先帝謂武帝也武臣將

也宿兵謂宿素習練之兵耆老者也即世死也言將士

雖死我有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善曰史記

聞前事也王翦宿將

始皇師之濟曰雖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

世不乏賢亦由留耳

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

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善曰文子曰欲治之

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也魏志曰太和二

年遣大將軍曹真擊諸葛亮於街亭司馬懿漢書曰大

將軍營伍即校尉一人也濟曰效致也毛髮喻小也

謂許行之詔也效臣錐刀言小用也西謂蜀也若東屬

大將軍謂曹真也一枚偏師也謙不敢當大將

大司馬統偏師五臣之任善曰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

書注曰統猶總覽也良曰東謂平吳大司馬曹

休也統理也偏舟亦偏師也吳水戰故云偏舟必乘

危躡五臣險騁舟奮驍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

五臣權善曰禮記曰夏權善曰禮記曰夏權善曰禮記曰夏

作擒權善曰禮記曰夏權善曰禮記曰夏權善曰禮記曰夏

驍善曰禮記曰夏驍善曰禮記曰夏驍善曰禮記曰夏

為士卒先也鄭玄毛詩箋曰試所獲之左耳也爾雅曰

驍盡也又曰驍衆也翰曰危險謂吳蜀之路必效須

驍馬也擒執敵斬首斷耳也虜獲也雄大醜惡也

史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

欽定四庫全書文苑

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捷

不宿漢武帝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

闕傳武仲與荆文姜書曰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銑

曰效致也須臾少時也捷勝也愧謂虛食祿之愧言我

以魁勝之功滅虛祿之愧名書史筆為朝廷所榮雖身

遭吳蜀所分如微才不五臣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

新亦猶生也

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

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囹圄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

善曰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鄭玄周禮注曰凡

鳥獸未孕曰禽說文曰園養獸也鄭玄周禮注曰牢

閑也向曰沒盡吞辱也禽鳥謂如鳥獸之視息但求

時亦何異為牢國以養流聞東軍失備司徒小奴反女六

善曰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魏志曰休至晚與吳將陸

遜戰於石亭敗績如猶挫折也濟曰流傳如縮也東

軍謂伐吳之軍失守備也時輟食弃餐奮袂攘袂撫劍

曹休為陸遜所敗故云此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操却也

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謂却振袂也良曰報止也

奮袂舉袖也攘袂舉袂也撫按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

也按劍東顧馳吳會思報怨也善曰七發曰凌亦

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岸箕扶桑山謙之

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清濟至乘北激赤岸

尤更迅猛漢書熒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玄塞長城也

北方色黑故曰玄翰曰先武皇帝謂操也極盡伏見

也赤岸謂朱崖郡也玉門西域關名玄塞謂黑山伏見

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三十七

所以行軍五臣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五臣故兵者不

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善曰孫子曰兵與敵變化而

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銑曰言已見先帝用兵之

要然兵事慎密不可豫前說之言此恐有所問也變謂

事異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

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五臣國家之難善曰司馬遷

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也向曰一朝不久也以身從

國曰徇言觀史書見古忠義之士皆持不久之命以徇

國家之急也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稱五臣垂於竹

帛未嘗不拊五臣心而歎息也善曰國語晉悼公曰昔

克路之役秦來國敗晉

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於

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功書於竹帛

傳遺後于孫也濟曰屠裂謂創斬也景大也古無紙

史書皆竹帛也言見古義士身雖為敵國創斬而功勲

銘於大鍾名記史與則推臣聞明王使臣不廢有罪故

心歎息思與之同撫推也善曰史記曰秦繆公

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使百里奚子孟明視

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襲鄭晉發兵遮秦兵於

穀虜秦三將以歸後還秦三將楊公復三人官秩復使

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殺之役又曰曹沫者魯人也

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

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

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

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

甚矣今魯城壞即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

侵地曹沫三戰所亡盡復于魯矣良同善注絕纓盜馬之臣救五臣有

以濟其難善曰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

翰曰楚莊王與羣臣夜宴燭滅有引王美人衣美人

乃批絕其纓以告王曰飲人以酒如何責人以禮乃命

羣臣皆絕纓然後舉大楚與晉戰有人常力戰斬首以

退問之乃昔絕纓者穆公失馬野人取之公自求之見

野人方食之公曰食駿馬肉不飲酒恐傷汝偏飲而去

後晉人與穆公戰公為晉環之野人率三百餘人畢力

疾闕遂大寇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事而言趙臣竊感

者植之誤也植時遭譖敗為侯故有是引也魏

先帝早崩威王弃世善作代善曰先帝謂文帝也魏

先帝武帝也威王任城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

威王彰也去世謂死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

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如朝露列女

傳梁家婦曰妾之夫先犬馬填溝壑漢書霍禹曰將軍墳土未乾李宏武功歌曰身非金石名俱滅焉向曰

朝露喻不可久也壑坑言恐已不久臣聞驥驥長鳴伯而死填於溝坑無功而名易滅也

樂昭其能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驥驥駕車吳坂遠延負險而不能進伯樂仰而長鳴

今僕屈厄日父君獨無意使僕為君長鳴也濟曰昔驥驥駕車上吳坂通過伯樂仰而鳴知伯樂識其能

也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善曰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

之壯犬也東郭俊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俊塚山者三騰山者五兔起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諺曰韓國之盧火古之名狗

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三十七

也然悲號之義未聞也良曰盧黑也謂黑狗是以效也齊人韓國相狗於市遂有狗號鳴而國知其善

之齊楚五臣作秦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善曰齊楚言遠也孫卿子曰夫驥一日而千里也

疾噬咬也言狡兔之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疾盧狗能搏而咬也

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善曰楚辭曰長呼歔

息也於邑王逸曰於邑啼兒也銑曰惟思也於邑猶歎

自傷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善曰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又曰企舉踵也

也疎猶立也說文曰抃拊也向曰博棊也企疎

驚立兒抃擊節者識棊之道知樂之音明已識兵家之要行也

樂之音明已識兵家之要行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

錐囊之喻以竊主立功善曰史記曰秦之國即耶趙使

客門下有勇力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前自讚於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

年於此矣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

勝未有所聞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具末見而已也平原君竟與

毛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

唯謹奉社稷以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善曰趙絕

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善曰范蠡

其始居楚之越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賈進曰街女不貞街士不信客歷諸侯度河津無因自致殆不真賢也

良曰魏魏威兒街露也媒達也士自露其能女自達其容皆可醜也

之明忌也善曰莊子曰功成者名成者虧就名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

而求進者必有恥辱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故有道者所畏也

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善曰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

同氣血而與息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離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

弟也憂患冀以塵露五臣作露之微補益山海瑩燭末光增

暉日月善曰謝承後漢書楊喬曰猶摩附泰山露集滄海雖無補益款誠至情猶不欺嘿嘿也淮南子

曰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向曰言已如塵霧之微螢燭之光也山海日月喻國也願效未能增其國也

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善作為朝士所笑聖主

不以人廢言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濟曰冒覆也醜謂自媒街也笑謂笑其所謂也

言聖人不可以人廢其言也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良曰垂聽自試

之意

求通親親表善曰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自致其意也銑曰植以文

帝不聽諸王入朝故上表求存問親戚也

曹子建

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三十七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

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善曰禮記子夏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

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禮記

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墨子曰故孔子曰大哉堯之

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善曰論語文也翰曰夫天

德之五臣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

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

百姓善曰孔安國曰能明峻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

而平和章明也銑曰聖人與天地合德故曰及周之

五臣無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毛萇曰刑法

接其妻至於宗族又為政治於家邦也向曰化謂

和穆親族之化寡妻嫡妻也御理也言文王以禮接其

妻至於宗族以為此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善曰毛

政又能理於家邦

求雍雍又曰天子穆穆濟曰雍和昔周公弔管蔡

穆美也風人詩人也謂歌其和美也

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蕃五臣屏王室善曰左氏傳富辰

不成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室馬融曰二叔管蔡也

良曰管叔蔡叔周公之弟咸和也言周公以二弟不和

故廣封樹親戚以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善曰左氏

為王室之藩屏

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

為後翰曰周之為盟會列其次位皆以同姓居先異

姓為後言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善曰漢書宣帝詔曰

此以勸親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蓋聞象有罪舜封之

骨肉之親餐而不殊如淳曰餐或為散爾雅曰爽差親

也銑曰骨肉謂兄弟也言雖有差舛不至離隔也

親之義實在敦固善曰禮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

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善曰孟子曰未有仁

義而後其君者也濟曰言義士不後君主伏惟陛下

仁者不棄親戚未有遺此道而行仁義者也

容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

親五臣作族 善曰尚書曰放勳欽明毛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漢書曰皇后稱椒房詩椒之實舊

行謂盈升美其繁興九親猶九族 良曰帝唐堯也欽敬也謂聰明之德翼翼恭敬恩也皇后稱椒房者美

其繁與也 羣臣百寮番休遞上 善曰列子曰巨龍迭為三番江傳上便宜曰上下郎吏計

作四五番休 翰曰察官遞迭也言衆 執政不廢於公臣百官宿衛當番以次休息遞為上下

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

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善曰論語子貢問曰一言可

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三略曰良將恕已而治人又曰推惠施恩士力日新 銑曰言我願迭居宿衛則所持

政事亦不廢於公朝也展舒也私室謂私家也賀喜曰慶問哀曰弔恕已謂以已身度人言如此可謂推恩惠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七

於親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 善曰

傳曰申公巫臣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杜預曰禁固勿仕也錮與固通 向曰言兄弟所親人之常道而今

絕其端緒禁固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 善曰

謂不許朝拜也序曰成孝敬厚人倫 向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

曰氣類僚友也倫道也 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

殊於胡越善曰燕于卿詩曰誰為行路人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

在南方 濟曰婚媾婚姻不通謂不得相見也恩紀謂應有恩情相紀錄處皆如路人也閼亦隔也言親戚

乖隔亦猶是也 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

極結情紫閣神明知之矣善曰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尚書考靈樞曰建用皇極

宋均曰建立也皇大極天也崔駰達旨曰攀台附閣紫閣也 良曰一切猶一榮也春見曰朝秋見曰覲皇極

紫閣天子所居也言我一榮被制長無朝覲之望注結心情於天子之居神明知我心也 然天實為

之謂之何哉善曰毛詩國風文 濟退省 五臣諸王常曰言此實天子為之也 作惟

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

得展善曰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 銑曰惟思也戚戚憂思貌具爾謂

其憂思於身也沛然喻恩澤也四節謂四時之節得展禮於君也 以叙骨肉之歡恩全

怡怡之篤義善曰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 向曰怡怡兄弟和樂貌篤厚也 妃妾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七

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善曰

曰豈無膏沐 濟曰膏脂也沐甘澀之屬貴如此則古宗謂外戚及諸公也惠恩也恩向百司之官

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良曰古人歎謂大哉堯之為君

以親九族風雅謂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 善曰東觀漢記黃香

鹿鳴棠棣之詩也上疏曰以錐刀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

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翰曰拔謂簡賢授事也料度商

後若得辭遠游戴武弁善曰蔡邕獨斷曰遠遊冠者王侯所服傳子曰侍中冠武弁

銑曰辭辭國遠游謂出 解朱組佩青紱 善曰禮記曰諸征也武弁武士之冠 侯佩山玄玉而

朱組綬蒼頡篇曰綬也漢書曰凡二十石以上銀印青綬向曰組綬皆綬也言解諸侯朱綬佩將軍青綬也

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善曰漢書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與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說文曰

駙近也濟曰駙馬謂都尉也奉車掌御之官趣疾也言將立功績疾取一熟號也安宅京室執

鞭珥筆善曰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范曄後漢書岑彭謂朱鮪曰彭往者得執鞭

侍從珥筆戴筆也漢書趙卬曰張安世持橐筆張晏曰近臣員橐筆從也良曰珥珥也持筆謂侍中職

出從華蓋入侍輦轂善曰劉歆漢官解詁注曰輦下諭在輦輦之下京兆之中良曰華蓋蓋天子車飾也侍謂侍從承答聖問拾遺左右善曰漢書曰說郎掌顧問應對又曰蕭望之劉更生並拾遺左右良曰答謂應答君命拾遺謂拾其遺闕於君之

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三十七

左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

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誠善曰毛詩序曰鹿鳴宴羣臣嘉賓也又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翰曰鹿鳴詩篇名美君臣喜宴也棠棣詩篇名刺兄弟不睦也下

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善曰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詩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毛詩蓼莪曰父兮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銑同善注每四

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

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

也善曰漢書曰中山靖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歡息今臣心結日久每

聞幼妙之聲不知泣涕之橫集翰曰僕隸下士臣伏言所對非賢雖可與陳說申展故拊心歎息也

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

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善曰列女傳曰杞梁妻者齊杞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屍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

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淮南子曰鄒行盡忠於燕惠王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

夏而天為之降霜濟曰犬馬植自喻也言人之誠不能動天若能動天天子應知我也杞梁妻其夫戰死於莒城妻哭之城為之崩鄒行盡忠於君燕惠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降霜今我想誠過於前

人不見報應故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五臣無曰徒虛語爾

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三十七

迴光終五臣作然向之者誠也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能終始哉

其鄉之者誠也良曰葵葵草也傾葉於日然日雖不為迴光終是向日之誠心也臣竊自比葵

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

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善曰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范子曰

文子者姓辛葵丘濮上人也稱曰計然南遊於越范蠡師事翰曰三光日月星葵藿但向日此言三光文家連言以屬於君也福始禍先謂諸王皆不上表植獨先表故云然今之否隔友于同憂

而臣獨唱言者何也五臣無何也字善曰廣雅曰否隔不通也獨唱竊不願於聖代五臣使有不蒙施之物五謂先陳表也

隔不通也獨唱

竊不願於聖代五臣使有不蒙施之物五謂先陳表也

謂先陳表也

臣伏

再有不蒙施之物六字

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子之怨谷風

有弃予之歎善曰毛詩栢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

風曰將安將樂汝轉弃予向曰慘毒猶憂怨也施惠

言物不蒙恩惠則憂怨也濟曰只辭也餘同善注

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善曰尚書曰昔先王保衡作我

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良注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

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五臣無也翰曰言舜有聖德

敬其君者也不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

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善曰尚書曰允恭克

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三十七

邶黎民於變時雍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尚書曰

百姓昭明也銑曰蔽闇也言我國不如虞舜伊尹然

欲其光大被時和之美是臣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實

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善曰尚書傳曰悽悽謹

樊冒勃蘇潛行十日而薄秦鶴立不轉向曰悽悽敬

也鶴立不轉申也企舉踵也佇久也敗冒昧辭也言獨

守本國鶴立舉善曰尚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善曰尚

讓開府表

羊叔子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羊祜字叔子太山人能屬文為中書郎陳留王立封鉅平

于世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祜都督荊州

諸軍事又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

讓後以祜為征南大將軍開府

臣祜言臣昨出五臣無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

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善曰昨

浴而出在外台司三公也為台司故言儀同三司威儀

百物使同三司也王隱晉書曰太祖引祜為從事中郎

遠領軍事兼內外翰曰台司儀同三常以智力不可

彊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中謝善曰

若薦其君將有所乞請中謝言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

銑曰言智少力弱雖被榮寵早夜戰懼者自量不堪

故以榮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眾所服而受高爵則使

為憂才臣不進功未為眾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

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善曰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

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王隱晉書曰祜

同產姊配景帝為弘訓太后向曰言因外戚運會而

蒙尊寵非誠五臣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

之詔加非次之榮善曰猥猶曲也孔融答曹公書曰來

然越過之貌中詔謂授儀同濟曰猥頓也起

三司詔也非次謂不依班次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

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三十七